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

以竅怠竭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敝。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綉。績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關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

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
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殷罰法亦如
之其四論稅限迫切曰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
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
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醇望更
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
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
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陸贄奏請均節
財賦凡六條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
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

異前異勾檢簿籍又精於異卒獲其用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異自代以異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李吉甫秦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衣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開創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張平叔上言：官自羅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羅易，又乞

府猶有
縣之人

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
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
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賄邀截喧訴
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
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
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
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
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
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功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醯務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

詔悉免之

美餘二字
應不可削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

宣宗時右補闕張滂上疏

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十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

此集卷又
不阿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
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
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旣而隴右有青海
之師范陽有金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
以存饒克逆承讎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豈惟天時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
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堅

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
于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
蓋不可多見矣

杜佑平準論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姚崇宋璟蘇頌等皆
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
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人迹役者多浮寄于閭里
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
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慨然有制御
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
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歟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脇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于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賈害豈天道歟柳芳食貨論焉時曰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土流若出市井匹夫而愛

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

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爲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買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豕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簿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蓮帑
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習
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
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
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
爲之甚慟哉

李德裕
食貨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鉄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亾不足信矣晉秦時得金
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
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
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盟以拔葵皆爲薄命之
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
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好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嘆

而已

黃植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强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勝

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最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陂塹之苦馳騁遐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目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請見舜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懷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

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之殷
奏於汴荆襄唐鄂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
之以易繒纈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
許之。湖南由是富贍。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
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
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
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徵者悉蠲
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
逋租三百二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
怨之。會更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豈

非括民刻軍安得美餘邪晉李嶷奏諸州倉糧於計
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在法倉吏
特貸其死各痛懲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
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
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
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鉅節
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
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

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減剝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益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陳恕罷，以寇準爲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葉文簿漸

爲精密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儲
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食
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仁
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
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
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
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
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糶者權貨務給券以
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
謂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

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二
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
券直錢十萬緡常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
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
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
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
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
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
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
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

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
之謂之見錢法諸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
成曰顆鹽淮浙蜀廣瀾海或井或礮而成曰末鹽皆
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
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芻粟上
皆從之自茶爲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權茶之
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
破產逃匿著作佐郎何曷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
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無

美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
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
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
均賦於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美。而不給本錢。遂詔弛
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
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
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
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擴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官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人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自復榷鹽法兵
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
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
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
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
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遠言其便論者猶
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因
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

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地驗券按數而出蓋地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復榷茶鹽初李諤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諤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
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
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
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
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韓琦論其冗疎

安石

臨川人曾鞏其所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
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恆
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
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

刑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書其大要以爲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
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
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王安石言

京師砥平衡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

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此少之以非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

張方平論國計策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叅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三司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

惜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

幾可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言：「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簿所賜太厚。」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饑國用不足乞兩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哀辭堂，無時以爲哀。哀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呂希輪錢穀宜歸一疏

貯稍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饒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靡
老易子而斲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光禹游蟲
精在何處
不可不思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幾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漢賈誼
論積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漢書食貨志云。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地。掘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綈。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其言爲教
家傳述之
和無有出
賦不若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主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適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錯論貴粟

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

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築

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
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
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
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
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
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倉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和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曰。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報。

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靡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敎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識者

稱之

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
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奉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
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
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
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
故也此所謂措置失常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
司競爲纖苛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膏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
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值直又約三
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
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
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
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
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
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
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
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餉直六十九

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純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上陸贄贄唐時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意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三司轉運
不得支給
以民受食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宋真宗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
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
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
悉置焉。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
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
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
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
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糶
如舊。

唐明皇踐祚之初躬履儉德逮乎末年内縱奢樂惟
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
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
盈之庫王鉉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厥後韋
臯李兼杜亞劉蕡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
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
曹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内出錢幣謂之假貨職
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
貨財豈有内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余常浙
平舍廩
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
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
疎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
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
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
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歛散歎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會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數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屢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其爲糴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嚮主
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
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
而予之糴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
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廣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越饑向踐懼四

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早辭重幣以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幽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餓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

此板幾用
老著之祖

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汲黯爲謁者東
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高宗時。河南北
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
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緣
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
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
使給訖奏聞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
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
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
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帛所收
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憲宗以久旱欲降
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
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
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
二臣之請既雨絳表賀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
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爭竟
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
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
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
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

問文與
吳頤師
盧坦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圖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

飢兵

以此思之
居官可耻
張多美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
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
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
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或
者爲大冢塋之目曰業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
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糴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
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
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
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鄆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虧損遂日用上項條件施

行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則需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
爲公家長計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
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
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
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
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
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
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
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

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乎曾鞏救災議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或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没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欲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恐無秋穀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庫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催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

使於河口置輪場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
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儲車陸
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
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
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儲車錢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靡縮之
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代宗時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今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日中。次之。不使留宿。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溜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水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

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觴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瑄二人共掌之。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牐。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

殖貨

於地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軌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渾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歿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鏡材竹穀織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櫛梓薑桂金錫連丹
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
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
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
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
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
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二
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
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
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闢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非貧賤

孔子亦用
明耶失言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
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
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川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
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聞獻遺我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濤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樂女懷清臺
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造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
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
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
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
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犍僂西近邛笮笮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雖褒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

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謹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慷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遼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彼能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獨悍少應有魚
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大餘東總獫狁朝鮮真番之
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躡梁楚故秦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
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聞勇於持刺故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
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
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海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象玳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皆不然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貽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竊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或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
將率旌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其實
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
矚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
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

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
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爲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糧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
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鼉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乘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若干畝庖滿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闕智既饒爭

賤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釐，醢醬千坵，醬千甔，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水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水鐵器若危，齒千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波。

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楊布皮革千石漆
千斗藥麴鹽豉千荅鮐鯨千斤鯁千石鮑千鈞東栗
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
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今
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死不饑

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卽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僅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繒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僂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
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方起富數千萬。故曰
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旣織
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
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
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
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
率故富而王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
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
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
金貸其息什之三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膏田蘭亭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
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